



非常爱情系列

婚戒

王宗仁 著

一场铭心刻骨的初恋

一部中年人的怀旧经典

因为家庭和地位的悬殊 最终黯然分手

再次相逢 时世变迁 少年时的那份纯真情怀却早已褪尽本色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247.57
1429

婚戒



王宗仁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王宗仁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戒/王宗仁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2
ISBN 978-7-5313-3580-1

I. 婚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3544 号

婚戒

责任编辑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25 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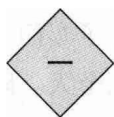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580-1

定价: 19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6230023



浸在夜色里的梅平市风姿绰约，火树银花。

透过夜幕，金凯来大酒店在灯光的装扮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，闪烁的霓虹将酒店的轮廓和“金凯来大酒店”6个大字勾勒得分外耀眼。金凯来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，它背靠梅河，前面是梅平市最大的广场梅河广场。不论是酒店的位置，还是酒店的档次，在整个梅平市，金凯来大酒店都是首屈一指。

时针慢慢滑向晚上9点。已有几分醉意的陆海波和弟弟陆海涛、同学方义武从金凯来大酒店的旋转门鱼贯而出。陆海波是梅平市交通局局长，今年刚满38岁，在整个梅平市的所有正局级领导干部中，陆海波可以说是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

陆海波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错，只见他用手搓了一把因酒精刺激而涨成猪肝色的脸，手一挥，提着嗓门说：“义武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听说你的台球有进步了？怎么？去年公安系统举行台球比赛，你还拿了个冠军。今天是周末，难得这么清闲，走，今个我就跟你摆摆擂台，鲁班门前抡抡大斧。”

方义武在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侦二处任副处长，和陆海波是高中同学。高二那年，方义武响应祖国号召参了军，3年后考上了军校。后来，方义武从部队转业安排到公安局刑侦处工作。



方义武有个外号叫“三板斧”，枪打得准，台球打得好，篮球打得也不错，在整个公安系统内都小有名气。听说要打台球，方义武敏感的神经一下被触动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呵呵，是不是有点不服气，想PK一下？难得老同学这么有兴致，好，那我就好好陪你玩两局，顺便让你开开眼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向泊车位走去。跟在后面的陆海涛紧走两步，给陆海波和方义武拉开了车门。陆海波刚要上车，现从金凯来大酒店又走出几个人。陆海波抬起的脚塞空气里。

令陆海波感到惊讶的是，其中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女士怎么看怎么面熟。只见她戴着眼镜，脸长得白白净净，一头略带棕色的鬈发，显得温文尔雅，气质不凡。

是谁？怎么这么面熟？陆海波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，快速过滤着这副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，可就是记不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，哥？”陆海涛已然看出了陆海波的心思，“哥，那个女的是吧，你猜她是谁？说出来能让你大吃一惊。上周五我到恒天电器办事，正赶上他们集团搞一个欢迎仪式，说是新聘了一位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博士。哥，你猜她是谁？”

陆海涛有意卖了个关子，顿了一下：“你想都想不到，哥，她就是你那位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——任雨琪！”

“谁？任雨琪？”陆海波和方义武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出声来。

已坐进车内的方义武重新打开车门，探出头来，凝神细看，然后对正跨进车内的陆海波说：“任雨琪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女大十八变，现在都变得认不出来了。10多年都没信了，海波，我参军后，你不是和她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吗？哈哈，我还听说，你们俩还有一段故事呢。”

方义武的话陆海波一句也没听清。此刻，他的全部思想和



灵魂，被眼前这位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的任雨琪牵引着。

呆愣了有那么 10 多秒，陆海波说出的话却出人意料地平静：“物是人非呀……走，开车，去九头鸟。”

但实际上，陆海波心里像烧开的一锅沸水翻滚着，一种复杂的思绪被搅得如蛛网一般。

随着车子轻微地震晃，已喝得半醉的方义武靠在车座上打起了鼾。陆海波也眯着眼睛，头倚在车座靠背上。不过，陆海波可没有睡着，他还在回想着刚才的场景。

车子三拐两拐，不一会儿就驶上了新凯路。新凯路两边几乎布满了歌厅、舞厅、洗浴中心、酒店、大排档等餐饮娱乐场所。因此，很多老百姓将这条路的名字颠倒了一下，管它叫“开心路”。

用“整夜无眠”四个字来形容新凯路的繁华与喧嚣最为恰当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天还未擦黑，新凯路上早已是灯火阑珊，流光溢彩。各种闪烁的霓虹灯仿佛一双双少女的媚眼，极具风情地勾引着你，让你流连其中，乐不思返。

车子在九头鸟台球会馆门前戛然而止。

“这酒还挺有劲的！”方义武双手揉着太阳穴，“迷糊了一会儿，现在好多了。走，跟你大战三百回合。”

台球室内亮如白昼。草绿色的台球桌像一个小小的战场，正在平静地等待着一场厮杀。

服务生已将台球摆好。方义武将球杆递给陆海波，说：“老同学，请吧。”

陆海波将台球杆拿在手里掂了掂，笑着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先开了。”

说完，陆海波弯腰弓背，左手握杆，两只鹰一样的眼睛瞄



准母球。只见他左手一用力，白色的母球直奔呈三角形的目标球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角上的两三个球呼啦一下，像受了惊吓的鸟儿四散而逃。可惜，无一落袋。

“哈，哈，运气不佳呵！瞧我的！”方义武说着，像一名大战在即、胸有成竹的指挥员在察看地形，神态自若地绕着台球桌转了几圈。选定目标后，方义武哈下腰来，轻轻推杆，随着一声脆响，红色的3号球像长了眼睛一样落进袋中。

一杆下来，方义武已进了5个球。

又轮到陆海波出杆了。不知怎么，自我感觉良好的陆海波好像不在状态。一气打进2个球后，不料，当击打6号球时，却破天荒地滑杆了。

“两军对垒，心神不定乃兵家之大忌，老同学，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，是不是让任雨琪搅的？”方义武摇头笑了笑。

“哪能呢？这两天局里事太多。不过，鹿死谁手，这可说不准！”陆海波哈哈一笑。

“行了行了，别大言不惭。英雄不乘人之危，改日找个时间，再跟你较量，我还有事，得回局里一趟。”方义武将球杆递给了服务生。

“用不用送你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说完，方义武像一只迅捷的灵猫消失在楼梯间。

车子像利箭一样，沿着梅平市最繁华的大街——胜利大街向前疾驶。胜利大街是梅平市最繁华的商业街，这里不仅聚集了欧亚商厦、沃尔玛超市、春雷购物广场等大型商贸企业，还云集着数百家大大小小的商铺。

“哥，你今天打球可没在状态，是不是让任雨琪给搅了局？想当初她家人百般阻拦你们，还不是嫌咱家穷，门不当户不对……”



陆海涛喋喋不休地还要往下说，陆海波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说：“别说了。”

陆海涛像犯了错误似的咧了一下嘴。

陆海涛一向对哥哥唯命是从，陆海波的话对自己来说就相当于皇帝的圣旨。

“现在咱去哪儿？”陆海涛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青云居。”

梅平市依山靠河。梅河如同一个大写的凹字整整将梅平包围了大半个圈，就像母亲温暖的臂膀将这个城市裹在了怀里。北面高耸的大青山削弱了来自西北强劲的寒流，因此，梅平的气候比较温和宜人。青云居就坐落在大青山脚下。这是新建起的6栋高档住宅楼，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都是手握大权的官员和有钱的生意人。陆海波也在这里新购了一套越层式的小楼。心里烦闷或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陆海波都是到这里睡觉休息。

路灯将整个道路照得通明，两边的店铺丝毫有关门的迹象。人行道上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行人。白天，吸收了一天热量的城市，此时温度正渐渐消退。很多人都是晚上出来逛街购物，消暑纳凉。

陆海涛从车内的反光镜里，看到了陆海波那张因沉思而凝固的脸。

只见陆海波的头仰靠在座位靠背上，两只胳膊环抱在胸前，眯着双眼像是睡着了一样。陆海涛心里清楚，每当他有这个举动时，一定是在做一个重大的思考，从表面看似乎已经睡着了，其实他的大脑却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正在对某一件事情的处理进行分析判断并做出结论。

两座山走不到一起，而两个人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相遇。此时的陆海波心里发出无限感慨，与任雨琪交往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飘浮变幻着……

陆海波与任雨琪从小学到初中，再到高中，然后两个人又考上同一所大学。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青春萌动的季节，共同的学习生活，使两人彼此产生了一种懵懂的爱。

恋爱这个东西有时真有点莫名其妙。由于女人对于婚姻的独特理解和感受，在恋爱的磁场里，她们所欣赏的往往是能触动心灵的一种感觉。任雨琪仿佛对其他男生都显得很冷淡，但唯独对陆海波有着一种异样的热情。陆海波对任雨琪也打心眼里喜欢，但那时的陆海波心里感到有些失衡，他知道任雨琪的家境优越，父亲是梅平市国税局副局长，母亲是市政府机关的一名科长。而自己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家庭条件又不怎么好，因此他也就缺少了追求的底气，只是在心里一直暗恋着任雨琪。

就这样，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到大二。这年学校放暑假，任雨琪和陆海波结伴回到各自的家里。假日里，两人便多了些接触的时间，看电影、逛街、到图书馆看书。打这以后，两人的恋情也日渐透明。

可事隔不久，任雨琪的父亲知道了女儿和陆海波谈恋爱的事，气急败坏地找到陆海波，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，并严厉警告陆海波以后不要再勾引他的女儿。这位副局长还找到陆海波的父母，严正声明了此事，弄得两家非常尴尬。虽然任雨琪非常恼怒父亲的这种举动，但她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孩，迫于父命难违，任雨琪只好把这份爱深藏心底，忍痛解除了与陆海波的恋爱关系。

脾气倔犟、又很要强的陆海波感觉自己丢尽了脸面。这年



冬天，正赶上部队征兵，陆海波一气之下参了军，并暗暗立下誓言，如果干不出个样来，决不再见任雨琪。

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，入伍后的陆海波始终有一种无穷的动力，在第四个年头，陆海波因工作成绩出色提了干。当他肩头扛着金灿灿的少尉肩章回家探亲，准备与昔日的恋人再次相逢时，令陆海波感到失落的是，任雨琪还在原来的学校攻读研究生，两人无缘见面。陆海波只好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部队。两年后，陆海波得到消息，任雨琪已和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叫董可山的男人结婚了，而这桩婚姻的“月老”正是任雨琪的妈妈。

陆海波一颗苦苦等待的心彻底失望了。或许是带着一种报复心理，3个月后，陆海波经人介绍和在市春苗小学当会计的宁芹芹闪电般地结婚了。就这样，一直在陆海波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任雨琪也就渐渐地从心里淡出了。自此，两人再没联系过。

10年后，陆海波从连职岗位转业，回到驻地交通局当了一名普通职员。不甘平庸的陆海波凭着自己过硬的素质，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，最终坐上了交通局局长的宝座。

真没想到，今天在这种场合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。是兴奋，还是失落？陆海波感觉脑子里像灌了一团糍糊，像雾像云又像风。

时间真会捉弄人。16年了，任雨琪早已为人妻为人母，而且模样也变了！以前天真清纯的任雨琪现在已变得成熟性感、气质高雅。

其实，发生变化的不光是任雨琪。时位之移人也，这句经典的名言同样适应陆海波。



久在官场，陆海波对两样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：一是收藏。陆海波喜欢收藏各种石头。谈到这个爱好，还得追溯到陆海波刚当副局长那会儿。有一次，陆海波到省城开会，顺便去探望一位老领导。当走进老领导的书房后，陆海波被收藏架上摆放的一块块形状怪异、晶莹剔透的石头迷住了。陆海波像个小学生似的向老领导问这问那。老领导发现陆海波对石头感兴趣，也仿佛要有意炫耀一下自己对这方面的见解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有关收藏石头的各种知识。受老领导的影响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陆海波觉得领导干部没有爱好不行，没有爱好也就表明自己粗俗没有情趣，没有品位。二是女人。陆海波有句名言：人既要奋斗，还要享受。不奋斗就会坐吃山空，不享受就会白活一场。这里的享受就是指找女人。陆海波起初也不是太迷恋女人。可随着自己手头权力的扩张，结识的女人也随之增多，这里面不乏主动投怀送抱者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有了第一次和女人实质性的接触之后，陆海波欲望的天窗也就从此打开了。但陆海波心里清楚，现在的领导干部犯错误，一是犯在钱上，二是犯在女人身上。就是犯在钱上，细究起来，还是跟女人有关。红颜祸水，陆海波心知肚明。因此，陆海波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显得极为谨慎和小心。

陆海波的思想随着车子的飞驰晃晃悠悠，这些记忆的碎片像一把小锤叮叮当地敲击着他的大脑，敲得他头脑有些发涨，额头有些发烫。恍恍惚惚中，陆海波心底慢慢升腾起一种强烈的占有欲。他觉着自己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任雨琪的模样就在眼前跳动，她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的气质，还有那鼓鼓胀胀的胸脯，更让陆海波充满无限遐想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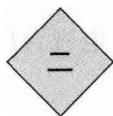
车子左拐右拐，驶上了新修建的滨河公路。然后穿过梅河



大桥，最后驶进了青云居小区的3号楼下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陆海波走下车，回头说。

“哥，那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”陆海涛从车窗里探出头来。说完，他掉转车头，车子随即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……



夜里没有睡好，但陆海波还是在早晨6点钟起了床。这是在部队时留下的习惯，这么多年了，早已形成了固定的生物钟，不管睡得多晚，他每天都能准时起床。

在部队起床后是出操，现在操没了，陆海波就改成了散步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他都会沿着梅河的带状公园走上几里地。6点40分左右，司机小张会在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神女雕塑下面等他，然后载着他一同到单位食堂用餐。

梅河是梅平人的骄傲。沿河开发建成的带状公园，一年四季，都成了青年人谈情说爱、老年人健身娱乐的好去处。陆海波的手背在身后，慢慢腾腾地走着。陆海波散步也是想事，身子闲着，脑子可不闲着，边走边想，这一天的工作也差不多合计完了。但今天陆海波散步可没合计工作，他在想任雨琪的事。

天有些阴。梅河的水面上蒙着一团团的水雾，似浓又淡，似远又近，互相缠绕在一起。陆海波的心里也好像搅了一团云雾，乱糟糟的。

公园里晨练的人很多，有练太极拳的，有踢毽子的，还有抖空竹的，各式人等，玩法各异。陆海波走到一棵碗口粗的垂柳下停下来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棵树倾斜着生长。耷拉下来



的那根树枝上挂着五六个鸟笼子，几只鹦鹉在笼里上下跳跃，唧唧喳喳地叫着。旁边有一个老者一只手托个鸟笼，另一只手比比画画地正在逗一只鹦鹉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：“宝贝！宝贝！”陆海波扭头看着，感到好笑。

陆海波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已经六点半。这块款式新颖别致的浪琴牌手表，还是梅平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林美丽到瑞士旅游时给他带回来的。

林美丽和陆海波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早已离婚的林美丽现在仍是孤家寡人。有一次，陆海波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个饭局，在酒桌上认识了林美丽。从看到林美丽的第一眼，陆海波的魂就被林美丽收去了。

那天，林美丽穿了一件吊带连衣裙，露出的两个肩膀嫩如凝脂。林美丽一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，肥嘟嘟的厚嘴唇，显得异常性感。

当介绍到陆海波时，陆海波握住了林美丽那只柔软细腻的小手。林美丽春波荡漾地看了陆海波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两个小酒窝像一对绽开的花朵，甜甜地说：“陆局，您这个大财主还得出善手多帮帮我，给拉点儿广告啊！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陆海波笑呵呵地答应着，却感觉林美丽打骨子里就有一种浪漫情欲，浪漫的火种已浸满了她身体的血液，一点就燃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正当陆海波还回味着昨晚林美丽在酒桌上的万种风情时，林美丽却主动将电话打了进来。

“陆局，您说话可得算话，您不是说要帮我拉点广告吗，您这大贵人可别忘了啊！”

“不能忘，不能忘，这事林主任就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

陆海波就像接到了上级的死命令一样打着保票。

“那就先谢谢陆局了。对了，陆局，那也不能白让您忙活啊，今晚我请客！”电话那头，传出林美丽极具诱惑力的声音。

“不太巧，今晚我还有件事要办，这个——”

还没等陆海波把话说完，林美丽把话抢过去，假装生气地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大局长，什么事非得晚上做啊，今晚难得这么清闲，晚上五点半，我在红番茄咖啡厅等你，不见不散！”

其实，听到林美丽主动邀请，陆海波早已心猿意马，但他却懂得如何能吊起女人的胃口，把握住恰到好处的火候。

“好，好，今天晚上我这 100 多斤就交给你了，一切听从你的安排。”陆海波一语双关。

晚上五点半，陆海波如约来到红番茄咖啡厅，林美丽早已在此等候。见陆海波来了，林美丽热情地迎出来，主动递过纤嫩的玉手：“陆局，您可真准时，一分也不差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”

林美丽前头走着，陆海波后面跟着。也不知林美丽身上擦了什么香水，走过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尾巴。陆海波耸了耸鼻子，感到香味浓烈刺激。

两人在餐厅西北角坐下来，富丽堂皇的厅幔围出了一个温馨的空间。林美丽上身穿了件白色的紧身短袖，下身穿着一件浅黄花的连衣裙，在朦胧的灯光下，别具风韵。

陆海波不失时机地恭维道：“林主任今晚可是人如其名，美丽有加，我看连仙女都得退让三分！”

林美丽先给陆海波倒了半杯葡萄酒，又给自己倒了半杯，嘻嘻地笑着：“晕，陆局也开始忽悠人了，美女是老虎，当心我变成老虎把你吃了！”

“如果你真是老虎，我倒是情愿你把我吃了。”

“还真不敢吃，堂堂的大局长，谁敢吃呀。来，陆局，我敬



你一杯，祝陆局仕途顺利。”

看着林美丽媚态可掬的样子，陆海波的心里陡然激起一种欲望。但这种欲望刚刚一闪，陆海波很快就控制住了。陆海波心里知道，有这么几种女人碰不得：一是贪得无厌的女人，遇上这种女人，你就是有座金山、银山，也迟早被她挖空；二是歇斯底里的女人，这种女人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甚至还会以死相要挟；三是嘴巴不严的女人，心里留不住秘密，跟这种女人交往，事情迟早会曝光，等等。一旦沾上这几种女人，就像是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，就是整掉了，也会留下疤痕。林美丽是一个什么品性的女人，自己心里还没有底。要想真正得到猎物，必须在观察等待中摸清猎物的特性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一点，陆海波心里自然清楚得很。

经过几次和林美丽接触了解，陆海波发现林美丽不是那种一味追求利益，死缠硬赖的人。寂寞的单身生活，显示出林美丽情感生活的缺失。不伤害彼此家庭，又不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麻烦，单纯是为了互相满足生理需要，这一点，也正是陆海波想得到的。上次和林美丽相约后，林美丽借口喝多了，要陆海波开车送她回家。之后，又主动邀请送她上楼。陆海波早已察觉到林美丽心里的想法，但他知道怎样才能放长线钓大鱼，怎样更能显示出一个男人的魅力。于是，陆海波就硬是挺着没去，反而给林美丽留下了一个正人君子的印象，更是让林美丽觉得陆海波不同于一般的男人。打这以后，陆海波和林美丽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终于一天晚饭之后，陆海波将喝得情绪亢奋的林美丽送回了家，最后两人滚到了床上。

沿着榆树墙编织成的甬道，陆海波漫步向对面的神女雕塑走去。



车子就停在塑像一边，陆海波正准备上车回局里，这时手机响了。

陆海波摸出手机一看，是家里的号码。

“老陆，冉冉说上午 10 点学校要开一个家长会，冉冉点名让你参加，你有时间吗？”打电话的是老婆宁芹芹。

“上午不行，上午我有好几个会呢。你去参加吧，什么会非得我参加？你把电话给冉冉，我跟她说一下。”陆海波没好气地奚落着老婆。当听到女儿接了电话，陆海波语气一转，柔声地说：“冉冉，爸爸这两天挺忙，上午我正好也有会，就让你妈去参加吧，过两天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番茄酸豆墨鱼面……”

陆海波和宁芹芹结婚已 13 个年头了，可这两年两人感情出现了点问题，处于“半休眠”状态。以前的那种浪漫激情早已消失殆尽，接下来的便是认识和观念上的差异。宁芹芹是属于那种性格软弱，依赖性强，却又爱唠叨的女人。陆海波早已厌倦了这种喋喋不休的唠叨，为这没少拌嘴吵架。有一次，陆海波实在是气急了，提出跟宁芹芹离婚。可宁芹芹听到要跟自己离婚，委屈的泪水一泻而下，说什么也不离。陆海波想想也就算了，至少为了孩子，让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
要论持家守道，宁芹芹算得上是一个贤淑的女人。她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圆，圆心就是自己的家。上班、下班、菜市场，最后回到家里做饭带孩子。这要回转 10 年，也就是陆海波对宁芹芹还有几分新鲜感的时候，陆海波也不会讨厌自己的老婆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陆海波的官越做越大，心越来越野的时候，陆海波的思想也就变得复杂起来。他渐渐地感觉不会撒野、缺乏激情的宁芹芹越来越没有味道了。

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流行的话，叫“外面彩旗飘飘，家里红



旗不倒”。在梅平也算个人物的陆海波对自己的生活还算满意。丑妻、薄地、破棉袄。老婆不懂得张扬，这倒让陆海波觉得后院踏实。自己从老婆身上找不到激情，可以在外面寻求刺激。他背着老婆在青云居买了私宅，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私生活的空间。

宁芊芊对那方面似乎有点冷淡，感觉有也行，没有也行，从不主动要陆海波。还是刚结婚不久，陆海波从朋友处借来一部A片，兴冲冲地要和宁芊芊一同观看，可宁芊芊却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

晚上，陆海波早早地就拥着宁芊芊躺在被窝里。片子刚放了个头，谁知宁芊芊却恶心得要吐，硬是不看了。陆海波心里窝火，生气地跟宁芊芊说：“你是不是有病啊，真扫兴。”

打这以后，陆海波跟宁芊芊做爱纯粹是为了发泄而发泄。特别是近几年，陆海波实在耐不住了，才跟宁芊芊做一下，而且次数越来越少。凭着女人的敏感，宁芊芊也感觉陆海波在外面已是金屋藏娇，但向来软弱的宁芊芊一是没有直接证据，二是不想失去这个家庭，也只好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由着陆海波了。

太阳渐渐冲破云雾，水面上铺了一层淡红的光芒。有几束光线透过树的枝叶映射在丰田轿车上，使这匹本来就桀骜不驯的烈马更是多了几分野性。陆海波一头钻进车内，丰田车像一阵风一样向交通局疾驶而去。

案头擦了几个文件，陆海波一一过目后，大笔一挥，圈阅完毕。然后，他顺手拿过当日的《梅平晚报》，胖墩墩的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，慢慢浏览起来。报纸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